



六洲影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

主编 金元浦

# 赤道 序

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而且也是全谎言的。事实上，仅仅一个  
但知识者一旦进入学术场域，又容易产  
生和现实的冲突而无法避免。

王岳川

知识分子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事实上，仅仅一个  
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知识者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识者往往在学术场域中，一旦进入学术场域，又容易产生和现实的冲突而无法避免。

击道存 知识分子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  
知识者往往在学术场域中，一旦进入学术场域，又容易产生和现实的冲突而无法避免。  
而且也是全谎言的。事实上，仅仅一个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知识者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知识者往往在学术场域中，一旦进入学术场域，又容易产生和现实的冲突而无法避免。

王岳川 著

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

王岳川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目击道存：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王岳川著.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金元浦主编)

ISBN 7-5351-2834-3

I . 目… II . 王… III . 文化-专题研究-世界

IV . 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0496 号

---

目击道存——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

◎ 王岳川 著

出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发行科

地址 430015·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电话 83625580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通山县印刷厂印刷

地址 437600·通山县通羊镇南市路 165 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8.5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80 千字

ISBN 7—5351—2834—3/H·109

定价：17.50 元

本版图书如因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印刷厂调换

**王岳川**|1955年9月生于四川。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主要学术著作：《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文艺现象学》(译著，1992)、《艺术本体论》(1994)、《书法艺术美学》(1995)、《思言道》(1997)、《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1997)、《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1998)、《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1999)、《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1999)。主编著作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1999)、《东西方文化评论》(三、四辑，1999)、《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译文集，1992)、《文学美学方法论》(1994)、《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1997)、《宗白华学术文化随笔》(1997)等。另有百余篇学术论文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



## 总序

金元浦

大化流行，阴阳衍变。我们正跨进一个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文化的世纪。

奇思穿云，文涛裂岸。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的创造的世纪。

大化弄人。当我们历尽艰苦厘定文学的审美内涵、文本核心、语言本体的时候，文学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迫不及待地跨越边界、扩展容量，并迅速转化。

文学以一种不容分说的姿态走向了文化。

文学批评因而也不由分说地进入文化批评。

短短二三十年，文化的媒体发生了多次革命性变革。从纸媒质革命、无线广播媒质革命、电视媒质革命，直到今天的多媒体互联网革命，文学与其

他文化类型的联通和融合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文学与电视（电视剧、电视小品、电视散文）、文学与电影、文学与通俗歌曲、文学与互联网艺术，浑然一体，难分彼此；文学与传播、文学与科技、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流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文学在萎缩，文学在沉迷……

文学又在扩张，文学又在疯狂……

面对当代文化的巨大变革，有人欢呼雀跃，欣然迎纳，视之为新世纪的福音。

面对当代文化的巨大变革，也有人忧心如焚，极力排斥，视之为妖孽鬼魅。

然而，不管当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巨变是恶魔还是福音，它都是 20 世纪冷战结束后人类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与这一阶段的人类最重大的变革，如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变革、媒体革命、高科技与互联网、新经济浪潮与当代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它的存在是形构当代社会体系与生活实践甚至制度构架的重要方面。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

但在理论研究领域，当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却一直被正统文艺学或文化学特别是传统的学院研究放逐在理论的边缘，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低俗文艺形式，不具备理论研究的价值。或者囿于传统的学科划分和原有的学科界限，固守文学种类与体裁的藩篱，不敢越雷池一步。实际上，当代文学在实践中已大大突破原有的边界，向综合的交叉的新的文艺/文化方式推进。它与其他文艺形式和现代传媒结合，创造出了远远超过以往的大众文艺的新的文类与体裁，也借助现代高科技，创造出了新的更为普遍的传播方式。同时，电视文艺、大众音像、流行歌曲、综艺报刊文化和网络多媒体文艺等大众文艺形式实际上已占据当代文学/文化的重要地位，在现实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当代批评必须对此作出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以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

大化造势。如果说中国 20 世纪初叶经历的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新旧置换，是一场具有中国历史意义的文化本体革命；那么，以电子媒质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的升级换代和创新发展，使人类具有了崭新的现代文化，实现了文化本体的更新发展和创新扩容，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最伟大的文化革命。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传播技术的发展，现代科技广泛地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导致所有传统艺术形式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

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形式。

从纸介质的传播媒体向广播、电视等电子介质的传播媒体转化，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飞跃之一。电子传媒比印刷传媒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文化的电子媒介化以越来越多的大众文化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标志。它表现为艺术的传播越来越受到媒介工业技术和体制的制约。借助媒介，文化的传播的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传播效率更高。

涛头潮鸣，大化难违。

传统的神话已经远去，今天的神话是以电子媒介传播的当代文化。

今天的电子技术不仅为其使用者赋予了一个可以操作的空间，而且赋予了一个能够创造意义的空间，一个有着可能性及不确定性而有待填补有待扩展的空间，电子媒介不仅是意义的传送者，同时，它还是意义本身，它创造意义。媒介介入了艺术的创作过程，成为艺术的一部分。媒介创造了比现实更真实的“超现实”或“超真实”。

无疑，当代西方是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参照系，也是中国当代学术与理论的重要资源之一。西方与中国，构成了当代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基本张力结构。在我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所面对的问题、现状和视野与西方相当不同，因此，特定历史语境在这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定历史语境提

供了现有论题的问题域。它给出了问题的指向性，给出所设计、投射或筹划的问题的解决的趋势或方式。

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迈向文化研究的进程只能在中国当下的文化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和展开，当然这一语境中包含着开放的当代世界背景。

不是我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六洲歌头”取自宋词的词牌，原名是“六州歌头”，现改一字以求与此变化的世界相谐。歌头者，引子也，囑意抛砖引玉，以期我国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鸿篇巨制。

“六洲歌头”愿为新世纪文化的辉煌交响奏响序曲。

“六洲歌头”期待着我国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黄钟大吕。

应湖北教育出版社的约请，我邀集朋辈学兄王岳川、陈晓明、王一川、陶东风、周宁、周宪、程光炜共襄此举，编辑了这套“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后东风兄因时间不及而退出。这些学者都是文学—文化批评界富有影响的青年导师，学界才俊。他们文思敏捷，勇于探索，妙笔挥洒，新见迭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粹的学术成果。在此我对诸位朋友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还要对本套丛书的责任编辑漆咏德博士表示诚挚的谢意。是他三次北上，运筹帷幄，也是他辛苦劳顿，编辑修改，终于使此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

谨为序。

2000年3月于北京海淀塔院姑妄斋

在世纪之间写作，大抵是在为自我学术文化立场做出某种价值承诺。

知识分子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国的，而且也是全球性的。事实上，仅仅一个世纪，知识分子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识价值沦落，知识者的地位一落千丈。但知识者一旦进入学术场域，又容易产生一种虚幻的自我在场感，感到某种超越自己能力的价值。因而在我看来，人生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难以避免，走上学术道路当也是多种合力之结果。外面的世界不乏精彩，但在学术中陷得太深时，则可能丧失尝试其他机会的能力，也许只能就这样一直走下去了。

将自己的研究角度定位从“自我”身份和“他者”语境入手进行“文化研究”，必得面对诸多严峻问题：首先，“自我”有不同的层次，有真实存在的“个我”，有自我的思想文化“圈层”，有自我的国家民族的“类”；其次，就学术话语而言，有古典哲学的“自我”和“他者”（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等），有心理科学的“自我”和“他者”（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有解构

的“自我”和“他者”(德里达、福科、巴特等),还有社会理论的“自我”和“他者”(西美尔、布迪厄、吉登斯等),乃至后殖民主义的“自我”和“他者”(赛义德、斯皮瓦克、杰姆逊等),不容易完全理清和把握;再次,“自我”不可能完全逃离“他者”的语境,在社会伦理关系上,存在我与自我、我与他者、我与社会、我与自然等诸多层面的网状话语权力关系。如果将文化研究仅仅理解为是对诸如大众文化或世俗文化的研究,则有可能忽略文化研究最为根本的东西——发掘当代社会中自我私人性和他者公共性之间的空间,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质疑甚至相互对立的关系,以及这种对立中所能化解并抵达的彼此沟通和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如果在写作中一味沉浸在私人性空间中,则公共性空间就成为了“自我的异化”,反之,如果一味为公共性张本,而无视私人性个体性的内在空间的繁复性,则又可能使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新的经院哲学。找到从自我审视他者,从他者定位自我,从自我融摄他者,从他者创生新的自我的学术途径,在我看来殊为重要。

研究中我时常感到,传统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研究方式在当今解构主义盛行时遭遇到深刻的危机,也就是说,一切过去认为是自明的“道”和“理”,成为必须加以悬搁的东西。过去大多只对问题的结论加以质疑,而今则是对问题的前提和前提的前提加以质疑。这种质疑使得理论的难度加大了,使自我丧失了整体性的自信和真理在握的自我中心感,

而只能在自我阐释的焦虑中,为自我合理性划定边界,去做自己可能做的事情。但是,定下研究对象和理论的出发点,具体写作中同样觉得问题成堆——对当代文化问题,要么距离太近而难览全貌,要么求之过急而不能清晰客观地呈现对象。面对这类情况,我总是告诫自己从一个更大的时空和历史语境看问题,重新审查知识和话语权力的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到当代文化批判和政治性解读中去。

本土学者对西方学术或双语精英的了解,对学术研究中的文化霸权主义有“脱敏”之效。有机会到外面看一些洋人和某些海外华人,因为学术高位自然获得文化俯视权力,使一些学人有些飘飘然。实际上,当他们到中国后又会受到另一种知识性抵制——一种用任何框架都不可能准确把握和言说的“中国形象”及其“文化溢出”。中国学者以及汉学家在阅读“文本中国”时,事实上已经同“中国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只能同真正的中国问题联系在一起,才有被认可的中国学术根基。不少人不明白这一点,一辈子做了空学问而不自知。这种文化语境的错位,使得“中国形象”不断被误写。如何成为一个尽可能全面观察并独立思考的学者,尽量避免海德格尔式的政治性尴尬而“面对事情本身”,并非不重要。当然,在国外的合作研究,也使我对西方“他者”及时髦理论的源流和弊端有了新的体认,也多了些怀疑的眼光和“自我”自信——相信通过理性而

冷静的思考，许多被人弄得很复杂的问题，是可以不断获得清理并逐步明晰化的。

也许，这就是学者从事写作的有限性意义罢。

# 目 录

目击道存

## 上编 “他者”语境

- 对西方哲性诗学的审理 /3
- 身体意识与知觉美学 /7
- 文本理论与隐喻象征 /19
- 权力话语与文化理论 /34
- 超越新历史主义的意向 /51
- 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传媒话语 /63
- 后现代文化的阐释焦虑 /89
- 侨居者身份与后殖民问题 /107
- 文化中国与第三世界处境 /123

## 下编 “自我”身份

- 飘逝的是永恒的 /147
- 读与思的时代镜像 /157
- 思想然后言述 /167
- 人的观念再审理 /182
- 中西文化的交汇点 /185

目次

中国思想文化的互补性	/190
现代知识分子的分代	/205
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	/216
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紧张	/236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形象	/250
后记	/255

上编  
“他者”语境

